



大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9、35 和 40
可持续发展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
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局势

2018 年 1 月 30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请注意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 2018 年 1 月 24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在欧洲委员会会议的讲话。

阁下 2017 年 10 月 16 日的声明鼓励双方增进当日早些时候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总统日内瓦首脑会议产生的积极势头，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

然而，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充斥标准的歪曲和伪造，而此前 2018 年 1 月 18 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外交部长会议刚刚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会议，几天前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刚刚访问这一区域，这表明亚美尼亚政府不愿遵守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准则和原则，不愿诚挚努力，争取尽早解决冲突。

亚美尼亚伪造历史，虚造法律论据，再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掩盖其对阿塞拜疆及其人民的侵略政策和暴行。

为解决冲突根源及其对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为解决冲突进程起见，我认为应作出以下澄清。

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是经斯大林决定、由阿塞拜疆吞并的指控，这无非是亚美尼亚方面经常造假的一个明显例证。该区域一直是，将来也仍然是阿塞拜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亚美尼亚为了实现扩张愿望而拼命伪造历史，但历史绝对不在它的一边。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8 年 2 月 20 日重发。



众所周知，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是卡拉巴赫地区的一部分。阿塞拜疆这部分名称包含阿塞拜疆语的两个字：“卡拉(qara)”(黑色)和“巴赫(bağ)”(花园)，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则是阿塞拜疆语原文的俄文翻译——“DağlıqQarabağ”，意即“mountainous Garabagh”。

亚美尼亚总统在斯特拉斯堡的讲话中，以不同名称称呼这个地区，不多不少，达 25 次。然而，亚美尼亚企图混淆阿塞拜疆国际公认领土内一个地区地名的做法，不仅荒谬可笑，而且从一开始就无效，因为其明显违反国际法、阿塞拜疆《宪法》和立法，以及联合国确立的国际地名标准化原则和程序。

在历史方面，作为旨在改变当时人口和地域结构的沙皇殖民政策的一环，亚美尼亚人进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南高加索地区，始自十九世纪。只提一个简单例子就足矣。1978 年，亚美尼亚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定居 150 周年之际，他们在那里竖起来“Maraga-150”纪念碑。然而，1988 年，在亚美尼亚公然要求拥有阿塞拜疆这片领土之后，立即将把这座纪念碑毁掉了。不难猜测是谁所为，及其原因。

强加的人口变化，为该地区长期不稳定局势、紧张局势和冲突奠定了基础，而且这种局势一直伴随着阿塞拜疆人民遭受大屠杀和被强行驱逐。1905 年和 1918 年的敌对行动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3 月 31 日是阿塞拜疆人种族灭绝纪念日，为的是纪念 1918 年亚美尼亚进攻中死难的成千上万平民。¹

虽然亚美尼亚方面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描绘为苏维埃时期歧视、迫害和不公正现象的受害者，但事实证明，情况截然相反。因此，在苏维埃统治 70 年里，亚美尼亚领土从 8 000-10 000 平方公里增加到 29 800 平方公里。结果，1920 年，阿塞拜疆赞加祖尔地区的西部被吞并到亚美尼亚，从而切断了阿塞拜疆纳希切万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此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卡拉巴赫山区被赋予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治州地位。与此同时，阿塞拜疆人口超过 50 万的亚美尼亚更大地区却未得到自治地位。此后，所有阿塞拜疆人被迫离开现代亚美尼亚境内自己的家园。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享有广泛的权利和特权。在经济发展方面，该地区仅次于首都巴库。总体而言，在几乎所有方面都超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包括医院病床、各种专科医生、公共图书馆、学校、幼儿园设施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亚美尼亚语广泛用于公共生活和地方当局的工作。国立师范学院设在 Khankandi，有 2 000 多名学生，主要是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总统对苏联时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数据称减少表示担忧，称其为“巴库政策”所致，但对亚美尼亚本身人口持续不断下降却沉默不

¹ 见 1998 年 3 月 26 日颁布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关于对阿塞拜疆人的种族灭绝的法令(A/53/94-S/1998/309)。

语。因此，根据亚美尼亚国家统计局 2017 年报告，亚美尼亚人口从 1993 年的 3 514 900 人下降到 2017 年的 2 986 100 人。²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亚美尼亚的行动从来就不是和平的。20 世纪 80 年代末也不是和平的，当时亚美尼亚诉诸武力和暴力，企图实现其毫无根据和非法的领土主张。这些行动始于对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亚美尼亚本国的阿塞拜疆人民的袭击，最终残酷杀害了成千上万阿塞拜疆平民，把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上大约 100 万阿塞拜疆人赶出家园，在被占领地区大肆烧杀掠夺。

亚美尼亚思想煽动人员和极端主义组织在阿塞拜疆其他地方也计划和实施了族裔间动乱，这是他们发动大规模反阿塞拜疆运动，掩盖亚美尼亚非法吞并意图和暴力方式的必要手段。因此，比如，在苏姆盖特城的骚乱中，26 名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死亡；一名主要人物是该城居民、亚美尼亚人爱德华·格里戈里安。包括亚美尼亚人在内的证人认定，他是组织者和暴力实施者之一。他被判处长期徒刑。

1991 年底和 1992 年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获得独立并获得国际认可，武装敌对行动和对阿塞拜疆人口稠密地区的袭击加剧，升级为国家间全面战争。结果，阿塞拜疆领土一大部分，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七个相邻地区(Lachyn、Kalbajar、Zangilan、Gubadly、Jabrayil、Fuzuli 和 Aghdam 的一部分)和一些飞地遭亚美尼亚占领。

与其这次讲话自相矛盾的是，亚美尼亚总统早时曾公开承认，战争是亚美尼亚发动的，目的是实现夺取阿塞拜疆领土的长期计划。此外，他还明确表示，在冲突的战事阶段，亚美尼亚有意无视安全理事会关于立即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和敌对行为、建立稳定停火的要求。实际上，正在真正有可能制止流血事件，挽救成千上万人性命和投资发展和繁荣的时候，亚美尼亚继续实行兼并政策。任何人若想相信此事，可参考 2000 年 12 月 15 日英国记者托马斯·德瓦尔对现任总统、即当时亚美尼亚国防部长谢尔日·萨尔基相的采访。³

此外，谢尔日·萨尔基相的下列话语，完全澄清了在霍加利镇屠杀阿塞拜疆人的凶手：

“在霍加利之前，阿塞拜疆人认为他们在和我们开玩笑，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人不会对平民下手。我们得结束这一切。就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在那些孩子中，有从巴库和苏姆盖特逃出的人。”⁴

² 例如，见 www.Iragir.am/index/eng/0/country/view/37763。

³ 俄文见 www.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DeVaalinterview_r.pdf。

⁴ 托马斯·德瓦尔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纽约和伦敦，纽约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另外，在回答关于对成千上万人死去是否有任何遗憾的问题时，谢尔日·萨尔基相说：“我绝对没有遗憾”，因为“即使成千上万人死亡，这种动乱也是必要的”。

在亚美尼亚担任最高政治职位的人的这些话是不言而喻的，其昭示了亚美尼亚方面在霍加利和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其他地方犯下的罪行。应特别指出的是，霍加利被占领时，谢尔日·萨尔基相正担任在阿塞拜疆境内直接从事暴行的非法武装团体的高级指挥官。

亚美尼亚总统在斯特拉斯堡讲话中，企图建议欧洲委员会会议和欧洲人权法院如何行动，在文件中如何使用措辞，但忘记了这两个机构就冲突所作的重要决定，以及为此所做的承诺。这个空白应该填补。

因此，议会在其 2005 年 1 月 25 日第 1416(2005)号决议中特别指出，“阿塞拜疆相当多的领土仍被亚美尼亚部队占领”，“军事行动及其之前普遍存在的族裔敌对行为，导致大规模的族裔驱逐，造成了类似可怕的种族清洗的单一族裔地区。⁵ 欧洲人权法院在 2015 年 6 月 16 日关于“Chiragov 和他人诉亚美尼亚”案的重大判决书(案情实质)中，切实终结了亚美尼亚一直对其侵略、非法占领阿塞拜疆和阿塞拜疆境内军事存在的抵赖。⁶

亚美尼亚指控 2016 年 4 月前线战事升级，是其再次企图歪曲事实，扭转人们对迫切需要处理其侵略后果的关注。事实上，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使用武力和占领其领土政策的直接结果和延续。

应特别指出，自冲突发生第一天以来，战事就只在我国境内，几乎是在阿塞拜疆中部地区进行，影响到平民和基础设施。同样的问题是，2016 年 4 月战事升级，是由于亚美尼亚轰击阿塞拜疆 34 个村镇，造成平民和军人伤亡，以及摧毁或严重毁坏私人 and 公共财产，包括住宅、学校和幼儿园。

亚美尼亚方面通常对人权和自决的猜测也经不住批评。

值得一提的是，亚美尼亚在自己境内和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以及其他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上实施全面种族清洗政策；与此相反，我国至今仍保留着多种族裔和文化。多元文化和宽容是阿塞拜疆的长期传统，巩固了我们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社会。

国际社会对亚美尼亚领导层毫不掩饰地宣扬种族优越、种族和宗教不相容、仇恨阿塞拜疆和其他邻国的可恶思想一再表示愤慨。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包括欧洲委员会在内的其他国际组织不止一次表示，严重关切亚美尼亚普遍存在的不宽容精神以及该国所采取的歧视性政策和做法。

⁵ 欧洲委员会会议第 1416(2005)号决议，“欧安会明斯克会议处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区域冲突问题”，2005 年 1 月 25 日。

⁶ “Chiragov 和他人诉亚美尼亚”，2015 年 6 月 16 日，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判决书(案情实质)，第 13216/05 号。

因此，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其最近对亚美尼亚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表示关切：据报告，(a) “公共话语中存在种族主义仇恨言论和带有歧视的言论，包括公众人物和政治人物及媒体(主要是互联网)上的言论，主要针对宗教少数群体、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b) “基于族裔、宗教或民族血统对给予庇护身份进行歧视”；(c) “将种族主义组织和参加此等组织定为犯罪的法律缺失……”⁷

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宽容委员会在最近关于亚美尼亚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对阿塞拜疆人的不宽容言论。⁸

这样的例子无穷无尽。

亚美尼亚歪曲和曲解人民自决权原则，尽管国际法采用了自决概念，但也企图让生活在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单方面脱离，而强行实施这一原则。实际上，这与《联合国宪章》、《1975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其他国际文件所载的自决原则毫无共同之处。

此外，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严重违反国际法，包括违反其强制性规范(绝对法)，例如禁止威胁或使用武力侵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自决的要求是毫无根据的。

在这方面，亚美尼亚所称“行使自决权”的行动已被安全理事会以及其他权威性国际组织明确认定为非法使用武力，以及其他严重罪行。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和大会，一贯重申国际公认的阿塞拜疆边界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亚美尼亚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上建立的分裂主义政权是非法的，这在国际上一直以最明确的方式多次提出。⁹

阿塞拜疆遭受亚美尼亚侵略，深受其害，最愿意看到以最快方式政治解决冲突。同时，和平解决冲突不能违反《阿塞拜疆共和国宪法》，不能违反国际法。只有在阿塞拜疆的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冲突。

以安全理事会第 822(1993)、第 853(1993)、第 874(1993)和第 884(1993)号决议为基础的和平进程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撤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其他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被迫流离失所者行使不可剥夺的返回家园的权利。这一目标的实现势在必行，决不能作为妥协来实现，决不能作为冲突解决过程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对阿塞拜疆领土的军事占领并不是解决办法，决不会产生亚美尼亚所期望的结果。埃里温的不负责任和挑衅政策绝不会成功。亚美尼亚必须放弃无望的企图，不再误导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建设性地参与解决冲突进程，遵守其国际义务。

⁷ 见 CERD/C/ARM/CO/7-11 号文件，第 9、12 和 17 段。

⁸ 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宽容委员会关于亚美尼亚的报告(第五个监测周期)，2016 年 6 月 28 日通过，第 31 段。

⁹ 例如，见 A/72/508 - S/2017/836 号文件。

在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合国通过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联合国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及高级代表于9月在纽约举行会议，指出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他们重申对国际法的承诺和“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必要性”。¹⁰

亚美尼亚越早撤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其他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冲突越早日解决，两国和两国人民就越将从合作前景和经济发展中受益，从而使他们能够成功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9、35和40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¹⁰ 大会第70/1号决议，序言部分和第38段。